

民

间

语

艺

丛

书

SULIAN QUHUA

# 俗联 趣话

老  
彭  
编



重庆出版社

民

间

语

艺

丛

书

SULIAN QUHU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趣联

老  
彭  
编



重庆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光灿  
封面设计 吴庆渝  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老 彭 编  
俗联趣话(民间语艺丛书)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  
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重庆分所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75 插页2 字数99千  
2000年1月第一版 2000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:1—4,000

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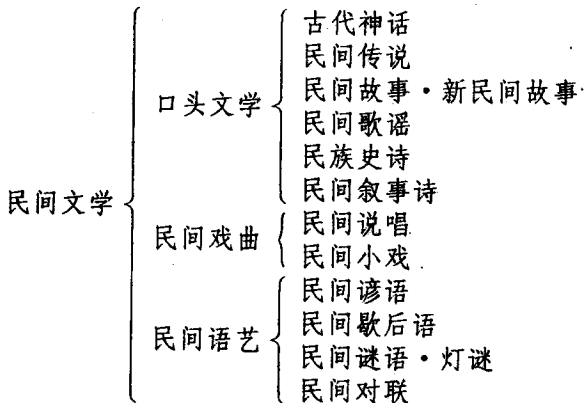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66-4385-3/I·867

定价:8.00元

## 《民间语艺丛书》总序

· 老 彭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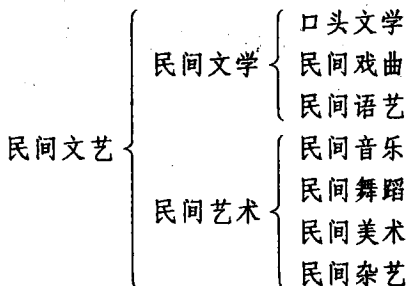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《民间文学——特种文学》的长篇论文中，提出了“关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新构想”<sup>①</sup>。其中，除了着重阐述民间文学的“特种文学”性质之外，还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、文体分类，作了新的归纳，并于《论谚语的特点及归属——兼论民间文学的分类问题》一文中，着重论述了“民间语艺”立类的理论依据<sup>②</sup>。这种文体新类的划分是：



① 见《巴蜀风》1992年第1期第46—57页。

② 见《中国民间文化》第4期第176—181页。

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并列，而构成“民间文艺学”的全部内容：



依据此种新分类，作为编纂《20世纪民间文艺研究资料目录索引》的纲要，我将新设门类中的“民间语艺”编成丛书，其目的在于用具体而广泛丰富的资料，实在的研究成果，来确立民间文学的学科内涵和科学的研究对象，以期为建立我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做一点前期的基础工作。

“民间语艺丛书”，总共包括四种：《谚语精微》、《俏皮话萃语》、《谜语巧思》、《俗联趣话》。均按“沙里淘金”原则，“披沙拣金”，从浩如烟海的这四种“民间语艺”中，各拣择出闪光之作，以随笔的形式，加以点说、敷演，亮其美的光点，揭其艺术规律，以彰此类民间文学之思想艺术性，赞口头创作家之艺术天才，欣赏之，学习之，继承之，发扬之。

这四种“民间语艺”作品，都有“言简理深，体微韵远”的共同特点，故此丛书也以“要言不烦”为其编撰原则，每篇不过几百字，每本不过十来万字，易读，易记，易传，可为生活之友，知识之窗。提供此精神食品，愿你赏心悦目！是愿是禱，是以为序。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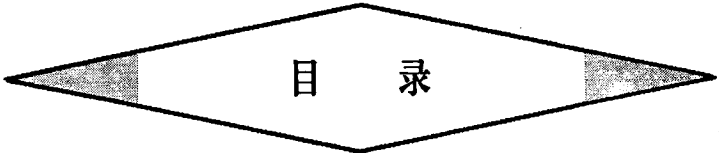
## 《俗联趣话》小引

“对联”，民间俗呼“对子”，文人雅称“联语”、“楹联”。细分起来，还有门帖（门对）、春联（春帖）、喜联、寿联、挽联等类别。它是汉语特有的文艺形式，能充分表现汉语的语言艺术特点。它与书法艺术揉合在一起，具有独特的民族色彩。如果按语体分，应有文言体的雅联和口语体的俗联两类。我把口语体的俗联，归入民间文学的“民间语艺”这一大类之中。

汉语是以单音节文字来标记的，一般来说，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方块汉字。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，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。这就为对联上下联的整齐形式提供了先决条件。汉语的反义词、同义词、近义词、多义词、同音词、近形词等都很丰富，再加上词类又分虚、实词，名、动、形、介、副词，还讲究声调平仄，这样五彩斑斓的语言现象，不仅为对联的对仗协调、工稳打好了基础，更给作者发挥他们的艺术天才和用语技巧，开辟了广阔的天地。对联就是利用汉语这种特殊性能来造句、修辞，状景叙事，抒情寓意的。因之它言精意深，对仗工稳，平仄抑扬，铿锵上口，具有诗的韵味。所以，中国的对联，自从五代孟昶的第一副对联

“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”创始以来，便有人不断仿作，历代不绝，自宋以后，更大加推广，作为节、庆、吊、纪场合的装饰文艺，终于成了我国人民喜闻乐道的民族性的特殊综合文艺形式。

论及对联，或采汇专集，人们多以文人的佳作、妙联、绝对为对象。这自然是非常必要而主要的方面。因为作对联，确实多为文人学士所为，而且常常是神童、才子们大逞才华的天地，诸如苏东坡、解缙、唐伯虎、李调元、杨慎、刘师亮……。他们的确写出过不少妙对、绝对，我们从中可以探出不少中国对联的语艺奥妙，也可得到极好的艺术享受。但研集家们却忽视了，或者说不够重视另一种现实：民间广泛口传的口语、俗语对联，以及民间对联与文人对联的互渗关系。我以为：①人民自己创作了不少生动、绝妙的口语、俗语对联，可惜很少人留意采录，自生自灭了；②有的文人对联是在民间对联的基础上二度创作出来的；③文人的浅近、通俗对联，又在民间广为流传、变异，乃至再创作。这，就是我在《俗联趣话》这本小书中，想要介绍给读者的。不知大家是否像对《谚语精微》、《俏皮话萃语》、《谜语巧思》几本书那样感兴趣？

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《民间语艺丛书》总序····· | 老 彭 | (1)   |
| 《俗联趣话》小引·····   |     | (1)   |
| 俗联趣话 ·····      |     | (1)   |
| 第一辑 俗联史话 ·····  |     | (1)   |
| 第二辑 革命情怀 ·····  |     | (25)  |
| 第三辑 世俗百相 ·····  |     | (41)  |
| 第四辑 俗中见雅 ·····  |     | (78)  |
| 第五辑 多彩多姿·····   |     | (113) |

### 第一辑 俗联史话

#### 最早的俗联创作家

据著名楹联研究家梁羽生的论证，最早创作俗联的，“似乎应该从清代的何淡如开始”。何淡如是同治元年（1862）的举人，一生主要在省港从事教学工作。他擅长和创作最多的，是以广东方言撰写的谐联。广东话在全国流传，难免受到局限，故我只就能通行的俗联，介绍几副，以飨读者。

一次，某处于端午节划龙舟同时演戏，何淡如就代拟了这样一副谐联：

扒、扒、扒，扒到龙门三级浪；

唱、唱、唱，唱出仙姬七姐辞。

上联写龙舟竞赛，下联写舞台唱戏，应时写景，恰到好处；上下均以划船、唱戏的动词“扒”、“唱”多次重叠，写出竞赛、演唱的活跃气氛，的确是“有声有色，气魄雄厚”。但我在《龙门阵》1986. 2期上见到此副对联，却将“扒”、“唱”两字，各增至十一个之多，就未免适得其反了：叠词倘不注意句式节奏，而一味延复，不但不会增强气势，反而使之不和谐，令人感到不畅。这就不再是“别开生面”的“创造性”之作了。

新相识，旧相识，春宵有约期方值，试问今夕何夕，一样月色灯色，该寻觅；

这边游，那边游，风景如斯乐未休，况是前头后头，几度茶楼酒楼，尽勾留。

这是何淡如为佛山“春色赛会”写的一副俗联。它不仅上下联的声律工整，而且上下联都各自押韵，更具有诗词韵味，实属俗联中的雅联。可见，白话、口头语入联，也是可以写得很有文学性的。是否可以由此受到启迪，探索出对联的新体式了呢？

### 谐联大师——刘师亮的俗联

如果说，清代名士何淡如是我国最早的俗联创作家的话，那么，清末民初的四川内江人刘师亮，就要算近代的谐联大师了。他早有文名，却不求仕途，而在成都自开一个浴池，过着“冷眼向洋看世界”的玩世生活。他经常撰写俗联，讽世刺俗，鞭笞恶势力，为民泄愤。他的对联，多用词浅近，出语机巧，辛辣讽刺，别具一格。这大概也就是流传甚广的一种思想艺术力吧。

一个姓李的富商，悬挂一副自彰心迹的对联：“色即是空空是色；人不恕我我恕人。”刘师亮针对他的伪善表白，照此联结构，题写一副谐联，揭穿其窝里，加以讽刺：

命即是钱钱是命；人不害我我害人。

若将此联送给某些现世活人，我想也是入木三分的。

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，清廷“国丧”期间，规定禁止一切娱乐活动，并强迫全国民众戴孝，刘师亮就撰

写一副谐联来发泄大家的怨气：

洒几点伤心泪；死两个特别人。

四川巡警道周孝怀，以“辱圣罪”将他逮捕，后罚款五百银元，又将他释放。刘师亮并无丝毫悔改，一出狱，又撰一联，调侃此事：

闹几个虚字眼；罚五百大银元。

四川军阀刘存厚是一个“风大随风，雨大随雨”的军政墙头草，他曾暗送刘师亮五百大洋，想拉他入幕。刘师亮写了一个很滑稽的退洋语：“所送银洋，一子不取；金幕银帐，聋子不住。”着实地调侃了刘存厚。后来，刘存厚派人杀了革命党人四川商会总会长樊孔周，刘师亮立刻拟了一副挽联：

樊孔周周身是孔；刘存厚厚脸犹存。

此联嵌名写实，毕现作者的正义胆识。因刘存厚有属袁世凯节制、受张勋任命、接段祺瑞嘉宠之迹，反复多变，人们称他为“刘脸厚”或“刘面厚”，故联中有“厚脸犹存”之语。

国民党统治时期，政治腐败，征税繁多，民不聊生，刘师亮撰联加以揭露：

民国万税；天下太贫。

谐音互易，变颂为讽，自然成章，令人绝倒！变自吹自祝之辞，显现世之实情，力透纸背。仅二词之易，获万钧之力。佩服佩服！

尤令人忍俊不禁的是，他以拟声手法所撰写的一副庆贺国民党“双十节”的对联：

普天同庆，庆得自然，庆庆庆，当庆庆，当庆当庆

当当庆；

举国若狂，狂到极点，狂狂狂，懂狂狂，懂狂懂狂  
懂懂狂。

从字面上看，都是正面的庆贺之词；一旦深思其所拟锣鼓声之叠词节律，所隐含的讥讽意味，即令你“灵犀一点通”，不言自明。“庆得自然”，实是自我感觉良好；“狂到极点”，表现自我陶醉之态。这种欢庆场面，一经同现实对照，立刻显现其虚假面貌来，只剩下“当当庆”、“懂懂狂”了。隆重双十，戏言玩世，其用心巧，其艺术高。

纵观刘师亮所创作的众多谐联，多是这类诙谐幽默，语含讥讽之作。为什么如此呢？有一副据说是刘师亮初学对课时，他应对塾师王先生的对词，可见出他的人生旨趣来。王先生出上联“要应付恶势力休得莽撞”；刘师亮以“想开辟新境界需要机灵”相对。这种以“机灵”来“应付恶势力”的作战法，大概正是他所“开辟”的“新境界”吧。

刘师亮终属民间机智人物行列，同其他机智人物一样，是一个“箭垛式”的人物，有些他人作的谐联，也难免有簇集到他名下去的。例如“自古未闻屎有税；而今只见屁无捐”的厕所对联，就被人从谢无量名下，归入刘师亮的名下。

### 有关白话文倡导者的白话联

大家都知道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，首倡白话文运动。有趣的是，这位新文化、白话文的倡导者，还将自己的主张，于自己的婚联中先实行起来了。

胡适的母亲，在家乡安徽绩溪南乡为他订了一门亲事，尽管他自己不乐意，但在“异国情场”失意后，又终于经不起母亲的一再催促，在回国后的1917年12月30日，同“小脚村姑”江冬秀结婚。当日是农历十一月初七，入夜便有半轮明月当空；此时，胡适已经27岁了。胡适就映景应时，自撰一副白话对联，贴在家门口：

三十夜大月光；念七岁老新郎。

此联不无幽默，幽默出自何种复杂心态，当然只有胡适自己知道。

胡适为了提倡“传记文学”，他打破中国人“四十不宜写传”的传统习惯，写了一本名为《四十自述》的传记书。近代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，以白话文作一寿联，祝贺他的四十生日：

凭咱这点切实工夫，不怕二三人是少数；

看你一团孩子脾气，谁说四十岁为中年？

胡适五十岁时，又有人赠以白话对联：

何必与人谈政治；不如为我写文章。

这当然是针对胡适“少谈政治，多做学问”的主张而言的。

胡适死后，更有人以白话对联来哀悼他，乃至调侃他：

先生不可死，居然去了！

我们还活着，何以继之？

倘以对联的规则来要求，虽然句式、节奏还对，但虚实、平仄，却经不起字字推敲了。此联的可取处和可传性，就在于以白话联悼白话文倡导人，天作之合，富于机巧。

有人甚至拿胡适的“名言”做文章，写出挽联，和他开玩笑：

胡复何言，当年假设太大胆；

适可而止，来生求证要小心！

看来，该作者对胡适的名言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，是不以为然的，因而语含调侃，实有不恭之意。姑且不论“名言”的是非，单就此谐联而言，却是有它自身特色的：既嵌入“胡适”之名，自然成趣，又着意颠用“名言”原词，机巧善辩。语意显豁，直言不讳。

### 挽鲁迅对联中的白话挽联

鲁迅是现代文坛的大师、巨匠，1936年他的早逝，也就震惊了当时的社会各界，特别是文学艺术界，纷纷挽悼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古风雅联，但亦有几副白话对联或浅近的文词联。有个叫施佳的人，写了这样一副白话挽联：

妻子莫痛，朋友休悲，且遵遗嘱，管自己的事，越专越好；

民族将亡，奴隶更苦，苦求生存，学先生一样，不屈不挠。

上联，借鲁迅话意，宽慰生者；下联，感时论世，勉励后人。白话文写联，能对仗得如此工稳，也就难得了。

北大校长蔡元培挽鲁迅的对联，虽按雅联结构用词，由于所引事典均为人们熟知的鲁迅名言、名著，故亦显雅俗共赏之风格：

著作最谨严，岂徒中国小说史；

遗言太沉重，莫作空头文学家。

“岂徒中国小说史”，是指鲁迅的学术论著《中国小说史

略》、《小说旧闻钞》、《唐宋传奇集》、《嵇康集》等。就作论文，称赞鲁迅“谨严”的治学精神。“莫作空头文学家”，是鲁迅生前对儿子周海婴的“遗言”。就言论义，赞扬鲁迅严肃的人生态度。切事切人，评颂真确。

陈毅元帅也曾以鲁迅名著、名言为典，撰写过一副挽联：

要打叭儿落水狗，临死也不宽恕，懂得进退攻守，  
岂仅文坛闯将；

莫作空头文学家，一生最恨帮闲，敢于嬉笑怒骂，  
不愧思想权威。

上下联，均引鲁迅名言文意，将“打落水狗”的精神，提到战略战术高度——“岂仅文坛闯将”来赞扬，将鲁迅这个文学家、思想家，概括为“思想权威”。这都是评得确，赞得是，学得活的。

我们不是可以从这些雅俗共赏的白话联中，探索出一条发展新式对联的新径来么？

### 哀悼鲁迅的挽联

我又见到几副哀悼鲁迅的挽联，各有特点，各具深意。一副是当时北平风沙文艺社献给他灵前的：

偏偏在战的热望中，鲁迅死了！中华民族要大哭，  
无产阶级要痛哭，前进作家更是要狂哭！

偏偏在降的阴影里，鲁迅死了！帝国主义会暗笑，  
专制魔王会狠笑，落后文人也许会惨笑！

利用俗联宽对的特点，采取上下联对照不同反映方式，将鲁

迅的爱憎分明的立场、不屈的斗争精神，以及他的死对社会的震动，表现无遗。

当时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联则充满继承遗志、必争胜利的信心：

鲁迅先生不死；中华民族永生。

当时《晨报》副刊的编辑、鲁迅的挚友孙伏园，则巧妙地将鲁迅的杂文集书名和编辑过的期刊名连缀起来，深藏哀悼之情：

踏《莽原》、刈《野草》，《热风》《奔流》，一生《呐喊》；

痛《毁灭》，叹《而已》，《十月》《噩梦》，万众《彷徨》。

读之真切感人，余韵无穷。

郭沫若的一副挽联，更突出了鲁迅的伟大：

孔子之前，无数孔子，孔子之后，一无孔子；

鲁迅之前，一无鲁迅，鲁迅之后，无数鲁迅。

这并非文字颠倒游戏，实是崇高评价。

鲁迅的日本朋友佐藤村夫，也深敬鲁迅先生的成就和为人，真实地再现了他一生的风范：

有名作，有群众，有青年，先生未死；

不做官，不爱钱，不变节，是我良师。

英杰、伟人是具有世界性的。

### 令人绝倒的灯杆对联

旧时过春节，一般都要竖立木杆，挂上红灯笼，以表庆

贺，从年三十夜竖到元宵之后撤除。有人别出心裁，借竖灯杆的情景，撰写了一副令人拍案叫绝的对联：

一木孤撑，这光棍居然发亮；

几天就倒，那小火才不经燃。

这对联对仗得工整、和谐，且不去细说它了，单就其立意、构思、用语的艺术技巧，就令人绝倒了。明写竖灯杆的真实情景，暗描暴发者的生动形象，神形皆似，顺理成章。

从“一木”联想到“光棍”；从“几天就倒”敷衍出“小火才不经燃”，构想奇绝、深邃。利用“光棍”的一词多义、

“小火”的同音歧义双关，“柴”“才”的同音异形异义，以极简省、含蓄的文词，表达了丰富、深邃的寓意，以“居然发亮”、“才不经燃”一类通俗、美妙的语言，实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，怎不令人绝倒！无论是坐飞机上升的风云一时的人物，还是一闪即逝的“流星”过客，或是忽涨忽消的暴发者，无不在其所描绘的形象之中。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“居然发亮”的“光棍”是有的，“几天就倒”的“才不经燃”的“小伙”，又何尝少了？！立此一联，倒可成为人生“公路”急转弯处最好的照车镜！

此联当是文人所作。由于它语言通俗、生动，现实性强，意趣无穷，为人民喜闻乐道，故在民间广为流传，成了民间对联中的佳作。可见，文人对联与民间对联，是互相渗透，相得益彰的。

### 雅 俗 互 渗

“雅联”，多为对联的“正格”，有一整套传统规则，从